

忒修斯光著膀子躺在床上，不確定到底該緊張還是興奮更多一點，最後他決定兩者都是。

關係確立後他倆的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一樣吃飯、訓練、值勤、任務，中間混入了各式各樣的親吻擁抱、外加時不時的口活手活，始終沒有進展到最後一步。

不為什麼，只是還沒做好準備，最現實層面上的那種。

直到某天輪到他倆採買，帶回了分量足夠的保險套和潤滑液。里卡多讓自己先在房裡等著，他得要「準備一下」。

除去掉嘴巴不算，他的小兄弟還沒真正進入過誰的身體裡，這是忒修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也是和大叔交往以來的頭一回，他看過片也上網查過資料，可就實戰面而言他還真的沒什麼經驗，即便如此也得讓這晚是舒服又愉快的。

於是青年也給自己沖了個澡——這就是為什麼他現在光著上半身的原因，盥洗完後個休斯不會太快給自己穿上衣服，就這樣把上半身晾上一會兒；更何況等等衣服都是要脫的，不如先省掉一半的功夫。

思及此忒修斯再一次地回頭確認床頭的裝備，確保他們可以隨時搆到足夠的套子和潤滑劑，然後又躺回床上。

說真的，他睡過的人估計比忒修斯這輩子吃過的塔可餅都多。

倒不是說他沒跟處男上過床，只是這個處男對他而言意義重大——好吧，奇怪的說法，但里卡多也想不到更好的表示了。

考量到這是那傢伙的第一次（老天，他都幾歲了？）他當然希望小鬼頭能爽到。忒修斯遠比他想像中要來得單純許多，光是擰管和口交都能讓他滿臉通紅，大概也因為如此他們的進度緩慢——這沒什麼不好的，只是男孩總得長大成男人，對於小鬼而言或許就是今天了。

離開廁所時里卡多只套了件襯衫和底褲，反正衣服遲早得脫，穿什麼倒是其次。

一進房間就看到忒修斯神情嚴峻的躺在床上，年長點的嚮導幾乎一瞬間笑出聲來，坐到床沿拍了下小夥子結實的大腿，不輕不重，然後俯身在對方抵著的唇上覆上一個帶點安撫意味的吻，嘴角微微上揚：「放輕鬆點，小鬼，只是打一炮而已。」

他在接吻的過程中抬腿跨過忒修斯的腰際，呈現跨坐在對方小腹上的姿勢，感受到身下的青年因此微微繃緊了神經，半勃的性器隔著層層布料抵著臀部。注意到這點讓他又一次的笑出聲，雙手捧住那張已經開始泛紅的臉，參著幾分笑意的低語帶上幾分沙啞。

「放心，我會對你很溫柔的。」

忒修斯當前的血液流動路徑如下：一股腦兒地往上湧，然後毫不猶豫地往下衝。

這都什麼跟什麼，青年和對方交換了個纏綿綿的吻，明明是他上他、卻搞得像自己被大叔用屁股上——好吧，其實他也不是那麼在意這種主被動詞性上的問題，他只覺得大叔光是這樣坐在自己身上，屁股貼著他的分身，他就快瘋了。

「我正在努力。」青年的聲音聽起來像個頭一回上台領獎的小學生，儘管如此那雙手還是不由自主地摸上里卡多的屁股掐了幾把，觸感真好。

年輕嚮導仰著頭任由對方捧住自己面頰，他好像很少從這個角度看里卡多，褐色捲髮自然垂落，製造了些陰影，這讓大叔的眉眼看上去更加深邃。

他十足著迷地望著對方，發出的聲音同樣透出幾分啞意：「我只希望你也舒服。」

年長點的嚮導因為這席話而短暫地楞了下，但那點困惑很快就融化在滿溢的寵溺當中。

里卡多笑著揉了揉青年那頭手感良好的短髮，帶點玩鬧意味的輕輕拉扯，「那你可得加把勁了。」他有點傲慢地這麼宣告，反手按住抵著自己的那個物事，稍微使點力抓了把，不至於弄痛對方，但以刺激而言也足夠了。

他跪坐到小鬼的腿間，算不上溫柔地扯開外褲，從一個落在頂端的親吻開始，以嘴唇細細描繪著包覆在底褲中的形狀，直至灰色的布料暈開一小灘水漬為止。然後他掏出了那條已經差不多勃起的性器，儘管打過幾次照面還是不免對手裡的尺寸吹上一聲口哨，抬眸時迎向那雙灰藍眼睛的笑容十足輕挑。

小鬼很大——說出來不怕那傢伙驕傲，要完全吃進那玩意兒幾乎有點困難了。

一手握著柱身，另一隻手則輕柔地揉捏相對脆弱的部分。他在圓潤的頂端抵到喉嚨時發出了一聲悶哼，盡可能的放鬆、吞得更深，幾次的深喉過後握在手裡的性器已經熱得發燙。舌尖由底部一路向上，幾乎像是在以最煽情的方式享用美食似的，最後在濕漉漉的頂端留下一個吻。

簡單的口活還是讓那雙咖啡色的眼睛染上了一層水霧，但光是忒修斯的反應就足以讓他硬得一踢糊塗。年長點的嚮導相當乾脆地起身除去自己身上剩餘的衣物，最後一點布料落在床腳時他回過頭衝著床上的小伙子微微一笑，無意識地舔了舔下唇，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告訴我，小鬼。」他坐回床沿，拉著忒修斯的手覆上自己的胸口，漫不經心的呻吟溢出，微微偏過頭時眼裡的戲謔讓他看上去幾乎像個惡魔：「那些片子都教了你什麼？」

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這景象了，但還是，哇喔。

青年眼睜睜地看著自己份量顯然不小的東西被對方吞進嘴裡，大叔被他頂得輕哼出聲，他的陰莖塞進他整張嘴裡，佔據了他的食道。

里卡多吞吐他的方式情色得要命，嘴唇隨著動作沾上了水色，那可能是口水或者前列腺液或者其他什麼的。那感覺感覺也好極了，忒修斯覺得自己幾乎要化在對方嘴裡——這只是個比喻，事實是他硬得可以的陰莖在對方的侍弄下變得更硬了。

此刻的特休斯還不像半個月後的自己能在床上和對方應答自如，於是在大叔牽起自己的手撫上那片充滿美麗刺青的胸膛時他啥也沒想，只發出了聲宛如雄獸情動時分的粗聲喘息，指掌摸到對方已然挺立的乳粒擰弄，餓虎撲羊似地猛張開嘴，連同著乳暈、一並將人胸尖納入嘴裡輾轉吮舐。

腰身因為對方突如其來的舉動而扭曲成彘扭的角度，他下意識發出一個有點難受的單音，但那點悶哼很快便因為麻癢的刺激感而變了調。

摟著忒修斯毛茸茸的腦袋將他按在胸前，吸吮伴隨著濕潤的水聲聽上去十足色情，略微粗糙的舌面細細刷過胸前每一吋肌膚，齒間的研磨或多或少帶點惡趣味，卻足以從嚮導口中逼出更為放蕩的喘息。

再怎麼吸都不會有東西的。年長點的嚮導低下頭去在小鬼頭的耳邊語帶戲謔地說著，短短一句話就帶上了不知道幾聲呻吟。

敏感的乳尖在那些毫不留情的蹂躪下發紅挺立，勃起的陰莖有一下沒一下地蹭在身下青年線條分明的腹肌上，他幾乎有股可以就這麼射出來的錯覺。

——但是不行，還不行。

摟著忒修斯的其中一條手臂向後伸去，他早在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被小鬼頭抱回身上，但這個姿勢也讓接下來的步驟容易不少。里卡多撐開了自行擴張後還濕潤柔軟的後穴，低下頭給口腔期的嚮導一個帶點寵溺意味的吻，接著緩緩將手指探進自己體內。

「……把手給我，忒修斯。」

沒等到回應里卡多使用空出的那隻手握住了忒修斯的，張嘴含住另一個嚮導修長的手指，從食指到中指，模仿著口交的方式吞到最深，直到兩根指頭都足夠濕潤後才引領著對方的手來到最隱秘的那處。

不用怕弄痛我。他放柔了語氣這麼提醒道，額頭輕貼著忒修斯的，緊夾著戀人的雙腿因為擴張的動作而微微顫抖，半是興奮、半是刺激。

不論剛剛的感官刺激到底在他腦裡炸成了什麼樣的形狀，對方話語一出、那些東西全都自動化成了同一個字，操。

青年將手指推入對方體內，畱進被人先行拓張過的滑膩甬道，忒修斯抬起頭用吻堵住對方的嘴巴，硬生生地把里卡多本該要溢出的呻吟鎖在四片唇瓣之間，用舌攪拌。

就著屁股高翹的姿勢，青年讓對方放低身子，讓人整個前半身幾乎貼到自己身上，這樣當里卡多顫動時他們都硬到不行的陰莖就會互相摩擦，蹭出一連串甜蜜而不成調的詠嘆。

開拓的手不知何時增加到了三指，大叔把事前做得相當完備，他幾乎不用再做過多的擴張，但那些指頭就像只巡邏犬，不斷地用指腹頂弄柔韌內壁，在對方體內恣意逡巡。

「大叔……」手指幾度進出，從對方身上感覺到的極度興奮讓他呼吸不順。青年扶著他的大腿啞聲開口，語氣近乎央求，「我想進去，讓我禽你。」

忒修斯急躁的表現大大取悅了他——他忍不住又開始覺得小鬼頭可愛了，年長點的嚮導再次低頭吻了那張通紅的臉，短促的笑聲因為在後穴中放肆的手指而無意識地帶上幾分色情。

「我也老早就想要你操我了。」低低地笑著，順應小鬼的話用最直白的動詞，握住被冷落已久的性器的手惡意地擰動幾下，刻意放低了的音調聽著挑釁意味濃厚：「讓我見識見識這個大傢伙的能耐？」

里卡多沒有再讓另一個嚮導等上更長的時間，他撐起身子，從床頭摸了個保險套替他戴上。一隻手扶著那根勃起的性器，另一隻手則向後撐開濕熱的洞口，接著緩緩放低了腰，感受到碩大的頂端一點一點撐開了自己。遠比手指要來得粗大的物體進入體內時或多或少帶來一陣不適，即便有些吃力還是一點一點將陰莖吞到了最深，待得完全進入時才顫抖著罵了聲操。

他花了點時間緩過來，呼吸依舊急促，卻已經有餘力向身下的青年露出一個笑容。里卡多隨意將額前的亂髮向後抓攏，屁股裡塞著根大玩意兒的時候做什麼都彆扭，但去他的，他在跟他愛的人上床，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好？

稍微起身、再重新坐了回去，光是小幅度的抽插就足以讓他腦袋一片空白。敞開的雙腿毫無保留地將最淫靡的畫面暴露在戀人面前，年長點的嚮導在他年輕的戀人身上肆意擺動著腰肢，目光迷離，因為逐漸累加的快感而顯得有些失神，只在偶爾對上視線時露出一個饜足的笑。

被佔滿的感覺好極了，小鬼頭的情緒也在影響著他，雙重的刺激讓一切都有點太多了，取悅另一半的念頭卻像是與生俱來——他也想要滿足忒修斯。

全數進入時年輕嚮導重重地倒抽了口氣，大叔肉穴包覆著他的陰莖，腸壁飢渴地吸附柱身，顫抖時那地方不斷研磨著自己頂端，那感覺太過美好，好得他頭皮發麻。

「老天，里卡多……！」

青年粗重地喊著戀人名字，瀕臨崩潰邊緣，他看著里卡多坐在自己身上騎著自己陰莖，大腿肌肉因為動作繃出漂亮的曲線。對方腿間站立的東西隨著晃動一下一下地打在自己小腹上，前端小孔止不住地吐水，打出片片濕痕。

這太過分了，有時候人在情緒亢奮到一定程度時會轉為一種無端的憤怒（例如被可愛到很生氣什麼的），忒修斯現在就是這樣，他不確定這憤怒到底出於何種原因，但他知道必須對此做出反應。

所以忒修斯伸出雙手攥住對方蛇一樣扭動的腰，使力往下一扣，同時抬起跨部往上頂了頂，讓自己撞進對方體內更深地帶。

大叔的膚色比自己深上不少，充血的陰莖連接了他倆，他們的身體疊在一塊時就像茶會上常見到的那種撞色餅乾，這很奇怪，他不嗜甜，但大叔帶給他的感覺就像一口氣吃了大把大把的甜死人不償命的東西，而他還會一直吃下去。

這個姿勢原本就會讓陰莖深深埋進體內，但身下的青年突如其來的舉動卻讓粗長的性器一口氣挺進了讓人難以承受的深度。這真的太深了，過度的刺激讓年長點的嚮導仰著頭發出一聲尖銳的氣音，本能地想要掙扎，卻被那位年輕力壯的嚮導殘忍的固定在原地。

忒修斯的手牢牢固定在他的腰間，一次又一次更為深入的抽插其實沒什麼章法可言，但當一個傢伙的老二粗得像是武器的時候往哪頂其實都能造成差不多的效果——好吧，長話短說，太他媽爽了。

「忒修斯——操——」生理性的淚水模糊了他的視野，克制不住的呻吟一聲高過一聲，浪得像隻發情的野狗。他想抱住那個小混蛋，受限於姿勢卻只能勉強撐著對方的腿維持住平衡。

他閉上了眼睛，在又一輪的猛攻中顫抖著達到高潮，白濁的液體在有些疲軟的性器和對方的小腹間牽起一條黏膩的絲線，然而埋在自己體內的大傢伙還在不知疲倦的耕耘著。處於不適期的身體該死的敏感，內壁近乎不受控制地絞緊那根陰莖、清楚描繪著猙獰的形狀，性器抽離時總帶出些白沫似的液體、臀部和陰囊拍打造就的聲音聽著十足下流，卻替這場狂歡增色不少。

他被操得腰身發軟，生理性的淚水順著臉頰滑落，臉頰燙得像是能把那點液體直接蒸發。

他們在一片水聲和呻吟聲中翻雲覆雨，忒修斯著了魔似地使勁禽他。應該再溫柔些的，可青年的理智大概打從進到對方體內的那瞬間起就歡天喜地的給自己放了假，只剩下慾望驅使著本能不斷地進攻。

大叔的呻吟越發高亢，高潮時的聲音近似哀鳴，卻不是不舒服的。里卡多抓著他的腿發顫，整個身體往後傾斜的模樣毫無防備，整個腹側在他面前敞開，纖毫畢現，完無抵抗之力。大叔任由自己對其為所欲為，這讓青年覺得胸腔被某種甜滋滋的東西塞滿。

他信任他，向他獻上了自己的全部，大叔能放聲浪叫——無論他衝得多高忒修斯都能穩穩接住他。

忒修斯把對方身體扳了下來，他們渾身濕得像淋了場雨，但誰也沒在意這個，他們又貼在一起了。

伸舌舔去對方面上的溼濕，分不清那點東西究竟是淚是汗，每一點舐入口的濕鹹他都無比珍惜。上頭的吮吻柔情似水，下頭卻是疾風驟雨般地禽幹，青年喘著息抱住人，粗大根物不停往大叔屁股裡鑽，惹起陣陣聲響（他想他已經迷上這聲音了），年輕嚮導掐著對方屁股再進出個幾回，終是洩了出來。

迴盪在空間內的激烈喘息又過了好一陣子才逐漸緩和下來，緊貼著的胸膛卻仍然能夠感受到彼此劇烈的心跳。

磨蹭著和身下的青年交換一個纏綿的吻，尚未從高潮後的餘韻恢復過來，年長點的嚮導就這麼懶洋洋的趴在戀人的胸前，啃在下唇的吻細碎而隨性，一下一下卻又像在撩撥對方似的。

激烈的性愛和心靈獲得的滿足感交織著形成一種柔軟的情感——或者說，幸福感。小伙子結實的手臂牢牢地摟著自己，他喜歡這種一低頭就能看見對方的感覺，喜歡擁抱、也喜歡那股近乎笨拙的全心投入。他是真的很喜歡這個傢伙。

他或許從很早之前就想這麼幹了。肉體的結合聽上去或許不如精神結合那般高尚，但這至少是他能給忒修斯的。

「……你現在是個男人了。」粗糙的掌心輕輕覆上另一個嚮導還有些泛紅的臉，他似笑非笑地看著忒修斯，語氣柔和，帶著無盡的寵溺：「感覺如何？」

「嗯……」青年眯起被撫上的那只眼睛，拖了個長長的單音，發現自己蠻喜歡這種傳到對方身上又彈回來的震動。

一手拽過落在旁邊的被單給里卡多輕輕蓋上，他們需要點時間溫存，房裡空調還在正常運作，他不希望在這點心得分享的時間讓大叔著涼了，尤其他的戀人這麼怕冷。

「你知道，我姑且還稱得上是個務實人。」忒修斯心滿意足地抱著對方躺在被窩裡，四條腿纏在一處，邊回味邊道：「但我剛剛真的覺得這輩子乾脆就這樣在床上過算了，而我現在還在考慮這事的可行性。」

他不曉得世界上的所有性愛是不是都這樣令人著迷，不過忒修斯有十足的把握，自己會產生這樣的感覺、絕大部分的原因來自於和他做愛的人是里卡多。

抬頭快速送給對方一個吻，腦袋重新落回床墊上時青年咧嘴笑彎自己灰藍色的眼，他的大叔不管在什麼時候看上去都這麼迷人，「我愛你，里卡多。」

嘴角的笑意因為最直白的示愛而加深到了極限，最後還是沒忍住，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我也愛你。」他低聲說道，額頭輕輕貼上另一個嚮導的，又一次的親吻近乎虔誠，呢喃似的口吻聽不出真偽性，但總歸是對前一句話的回應：「……你想做幾次都可以，只要你想要。」

年長點的嚮導稍微扭動著身子讓陰莖滑出體內，射過一遍的性器依舊頗有份量，輕微的摩擦讓他下意識發出一聲悶哼，但那點曖昧不清的聲音很快便被聽著帶點調侃意味的嗤笑所取代：「倒是你以小處男的標準而言幹得不錯啊，到底背著我看了多少片子？」

稍稍退去的緋色因為對方的話又重新捲上自己耳朵，青年紅著耳根望向戀人充滿戲謔的眼神，默默算了下自己的瀏覽紀錄。

「呃——大概十六？」更精準來說只有完全看完一部，其他的挑重點看。三觀正確的性交知識他多半還是靠GOOGLE，看片子的用途只是他需要先觀摩一會，忒修斯對於旁觀別人的房事沒什麼太大興趣，唯一看完的那部是因為片子裡的人很像大叔。

看完以後他就沒什麼心思再想別的了，腦子裡全剩下該怎麼對里卡多這樣那樣，原諒他，他還在個容易精蟲衝腦的年紀。

於是精蟲衝腦的青年抱著人腰一使力，煎魚翻面似換了個位，忒修斯把大叔壓在自己身下，打上而下地望著對方。

「看來現在只差實戰經驗了。」

伸懶腰似的伸長了手臂，一陣拖長的呻吟後懶洋洋地將手臂繞上忒修斯的頸項，形成一個易於掙脫的擁抱。

視線在小夥子漂亮的手臂肌肉線條上多停留了一陣，接著一路向下、滑過胸膛再溜過腹肌，近乎露骨的目光幾乎像是隻看上獵物的掠食者，儘管那點侵略性很快就隱藏在輕垂的眼簾之下，緊接而來的是略顯狡黠的微笑。

「——好吧，決定了。」摟著對方的手臂鬆了開來，有意無意地滑過自己的胸口，枕著自己曲起的手臂對壓到自己身上的青年挑釁似地揚起嘴角：「今晚隨便你想對我做什麼都可以。」

覆蓋在灰藍眼珠上的眼皮微不可察地輕顫了下，青年的呼吸陡地沉上幾分，顯然他已上鉤、而且正有此意。

忒修斯跪起身來摘去射過一發的保險套，深色根物已有再抬頭的跡象，被淫水打濕的恥毛一路延伸到肚臍下頭，和胸上的稀疏體毛顏色一致。

再伏下身時青年一手撐再對方頰邊床面，另一手撫上對方刺著圖案的胸口，眼神透著情慾渴望，更多的是無邊溫柔。

「真的？」他沒發現自己說話時嘴角是上揚的。

「真的。」年長點的嚮導在那隻溫暖的手覆上胸口時像隻被順毛的貓那樣微微眯細眼睛，他笑著承諾，輕柔吻上另一位嚮導含笑的唇。

他在嘴唇短暫的分離後又吻了忒修斯一次，這次的吻更為深刻。里卡多在接吻的過程中向小伙子慢慢敞開雙腿，激情過後的腿間依然濕滑，麥色肌膚在昏黃的燈光下帶著煽情的水光。

抬手扳過忒修斯的臉，動作強硬卻並不粗魯，他直直望向那雙灰藍色的眼睛，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堅定，嘴角的弧度卻漸趨柔和：「我要你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不用怕弄傷我。」

他當然不用怕弄傷對方，里卡多那麼的強大、那麼的狡猾、那麼的招人疼。他想用一切的可能來愛他。

手順著身下人的身形曲線一路往下，滑過胸腹，方向一轉摸上了大叔大腿根側，忒修斯卡在對方雙腿之間，腦袋暫時脫離了那雙令人耽溺的雙手，低頭落了數枚吻在里卡多的刺青上，一下落在胸口，另一下落在手臂，那些吻宛如紛飛花瓣、交錯落下。

這是米格爾，這是瑪格麗特，每送上一個吻、青年就在心裡默唸，一個個吻得溫柔情深。這是莉塔和他的爸爸媽媽，這是他的Familia，這是家鄉的海岸，這是里卡多。

節奏一下子慢了下來，大概是剛才那發讓小鬼頭稍微冷靜下來了吧。

年輕點的嚮導以唇舌細細描繪著他身上的圖騰，僅僅只是親吻便已經足夠露骨。里卡多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正因為這些舉動而逐漸發熱，每一個吻都像是在點火，小小的火苗串連著焚燒他的骨肉，卻只有對方的更多觸碰能夠止住那點燥熱。

從忒修斯身上傳來的情緒以這種場合而言有點柔軟過頭，他看著青年俊俏的眉眼，想伸手碰碰對方，受限於姿勢卻也只能將那顆毛茸茸的棕色腦袋抱在胸前。

更多(More)。他抬頭看了眼天花板，發出一聲難耐的悶哼，腿內側輕輕磨蹭著忒修斯，或多或少帶點欲求不滿的意味。里卡多知道自己該耐心點，但他是真不習慣這種緩慢的步調。

感覺到對方的明顯躁動，忒修斯下巴抵在大叔的身上，直直望進對方眼裡，年輕嚮導滿載愛意的笑容裡竟然還帶著點促狹。

扶在外頭的手滑進腿部內側，粗大姆指安撫似地撫了幾下，青年勾勾嘴角開口，流出的渾厚聲音似是在哄著某個不安無助的靈魂，「等等(Stay)。」

立著凌亂棕髮的腦袋再度帶著親吻望下移動，他把自己埋到里卡多雙腿間。忒修斯探手輕輕握住對方又重新硬起的根物，沒有即刻的撫動，反而食姆指並用、緩緩摩娑著前端凹槽。他扳過大叔陰莖，在柔軟並充滿皺褶的囊袋上吮了幾口，引來一震戰慄。

大叔要他做任何想做的事，他想好好探索他。

操。

意料之外的舉動讓他抬頭咒罵了一聲，下意識抓住忒修斯的頭髮，也不知道是要推開還是怎麼樣，因為剛才那些柔情而鬆懈下來的大腦毫無預警陷入混亂狀態。

小鬼從哪裡學來這些的？這是第一個疑問，但還能是從哪裡呢，不是跟他學的就是從片子學來的，廢話。那這麼做的用意——好吧，這也是廢話。抓著對方的手緊了緊，看著伏在腿間的那顆腦袋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這個畫面看起來有多麼色情，熱度開始在臉頰蔓延開來。

「……小混蛋。」最後里卡多別開臉這麼說道，壓抑的喘息讓聲調聽著幾乎有點委屈。但當初是他自己允許小鬼頭做他想做的，現在這些煎熬也怪不了人。

一聲小渾蛋罵得氣憤，又拿他半點法子都沒有，扭動得像只眼睛都還未張開的小奶狗，哼哼唧唧，憋屈極、也可愛極了。

可愛侵略，忒修斯腦中突然閃過這個詞。他很確定這詞不是這麼用在這兒的，但至少和現在的心情有異曲同工之妙，里卡多這模樣讓他想再對他多做些什麼。

吮吻沿著連接莖身一路往上，青年吮著身下人溼透的根物，張嘴含住前頭淺淺地吞下又吐出，他沒法像大叔那樣給他做深喉，不過他有讓渡鴉都能爽到翻過來的手。

於是忒修斯手口並用，張嘴含住大叔陽物前頭，手攫著根部輕輕捋動，空著的另隻手摸到大叔臀間小洞，輕而易舉地探進一指。

以往由其他人主導的性愛多會遭受更為粗魯的對待——這也顯得小鬼頭有點細心過頭了，讓他感覺渾身不對勁，當然沒有負面意涵，就只是不習慣罷了。

青年的手指深入體內時里卡多下意識閉上眼睛，發出一聲壓抑的呻吟。忒修斯有雙好看的手，十指修長、骨節分明，粗糙的指腹蹭過內壁時總伴隨著一股難以言喻的酥麻，佐以性器傳來的刺激幾乎讓他有股會就這麼迎來第二次高潮的錯覺。

手指的數量不知不覺來到了第二根、第三根，模仿性交的抽插，每一次的抽離都帶出少許殘留的潤滑液，水聲隨著緩慢而穩定的頻率嗤嗤作響。

毫無防備的驚呼在忒修斯的手指蹭過敏感點時脫口而出，一瞬間的快感讓年長點的嚮導拱起腰，繃緊了的肌肉微微顫抖，望向戀人的眼中參雜著慌亂和驚訝。

就是這兒了。

忒修斯抬起眼同伴侶對望了眼，露出個要人放心的安撫笑容，自己手指在擦過某處時感受到對方生理心理同時傳來的強烈反應，這就是他一直在找的。

長指在濕熱谷道中曲起勾弄，反覆摩擦那方讓里卡多全身發顫的所在，青年暫時攔下對其他地方的撫弄，專心一致地朝著那點進攻。

他看著汗涇涇的人氣息紊亂，胸口劇烈起伏，身上那些海浪刺青就和真的浪潮一樣激烈翻掀，透著晶亮水光。

稍稍撐起身子，青年垂眸看著里卡多情難自己的模樣，勾唇低問：「大叔，舒服麼。」他用的是肯定句。

爽到不行。他閉著眼睛有氣無力地點點頭，不怎麼文雅的回應答得沙啞。年長點的嚮導半張臉埋在枕頭裡，綿延不絕的快感一波一波將僅存的理智越帶越遠。

不夠、還不夠——距離高潮始終就差這麼一點，里卡多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小鬼頭或許不懷好意，意識到這點讓他睜開了眼睛，眼神或多或少帶點惱羞成怒，配上迷濛霧氣卻沒半點威脅性可言。

「……夠了。」

於是他猛然握住青年作亂的那隻手，雙腿大開、渾身發燙發軟，因為少了手指而頓感空虛的穴口還在貪婪的收縮，脫口的話語聽著卻仍然像是命令：「操我，忒修斯。現在，立刻。」

忒修斯喜歡大叔那樣難以忍耐到兇巴巴的樣子，他也極度渴望再次禽進對方棒到不行的屁股裡，但就算自己下頭也因為對方的反應應得生疼，他有他的堅持。「不對。」青年帶著低笑著壓下身子，龜頭有意無意地擦過洞口，摸上里卡多胸前被自己吮得發腫的乳頭，變著花樣弄他。

「不是這句話。」語氣也不對。

出乎意料之外的反應讓他一瞬間顯得有些茫然，怔怔地盯著小鬼近在眼前的笑臉看了一陣子，直到胸前那隻作亂的手再次從口中逼出一聲柔軟的單音。

小鬼頭學壞了，太快了。里卡多有點惆悵地想著，飽滿的胸肌被那隻大手揉捏變形，下頭還有個又熱又硬的玩意兒衝著穴口直磨蹭，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意在將他逼瘋。

他承認自己有那麼一瞬間確實挺想揍忒修斯的，畢竟需求得不到滿足往往伴隨著火氣。但那傢伙得意的模樣還是讓里卡多感受到了一點可愛，更何況小鬼頭顯然也正在忍耐，光是注意到這點就足以讓他微微彎起嘴角，半是無奈半是好笑。

「……忒修斯——」

短暫沉默後拖長的呼喚聽著幾乎像是嘆息，他伸手摟住另一個嚮導的頸項，仰起頭來輕輕啃著對方的下唇，再開口時語氣低柔：「操我，求你了。」

耳邊的低喃參雜著有意無意的喘息，一隻手向下分開了臀瓣，另一隻手軟軟地沿著戀人頸側一路下滑，按上玩弄乳首的那隻手。似在挽留，又像個無言的邀約，嘴角若有若無的弧度十足浪蕩。

有句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與其得了幾分顏色就開啟染房、不如腳踏實地提槍往裡頭撞。

這時忒修斯才終於想起自己還只是個剛破處的小夥子，這點手指的逗弄和下頭那個自己掰開屁股的情色大叔哪能比擬，里卡多光是用帶著水的眼神看他都能把他看射。

戀人軟聲央求一出，青年當即低爆了句粗口，停下一切把戲，提著戴上套的（又十分堅硬的）陰莖重新進到對方體內。

其實不用大叔求他，他也迫不及待地想再回到那具溫暖濕熱的身體裡，一如燕鷗歸巢。

這回忒修斯做足了功課，他把身下的寶貝摸了個透，再禽進去時青年低身吻住讓他心神蕩漾的嚮導，扣著對方腰間、兇猛物事整根來回抽送幾下後拔出大半，直直搗著狹窄肉道內的某處所在。

得逞的笑聲在最初幾下頂弄被撞得支離破碎，忒修斯像是要把他整個人釘進床鋪裡似的一下下都像使上七成力，放蕩的呻吟盡被堵在溼熱的唇舌之間，來不及嚥下的唾液在嘴角牽起一道銀絲，偶爾溢出的悶哼多少帶點喘不過氣的意味。

前列腺受到的過度刺激讓他渾身緊繃、本能性地想要掙扎，兩條腿卻還是緊緊纏繞上青年結實的腰際。年長點的嚮導在接吻的空檔反覆呢喃著戀人的名字，忒修斯、忒修斯，彷彿這是他唯一知道的詞語，參雜在唇舌交織的水聲和不間斷的拍打聲中更顯淫靡。

他早因為性器的摩擦而在不知不覺間射了出來，白濁的液體濺在腹部麥色的肌膚上頗為顯眼，然而體內肆虐的碩大卻逐步將他推向另一波臨界點。

顫抖的手輕柔撫過戀人通紅的臉頰，我愛你，他以嘴型說著，迷離的眼裡除去情慾外只剩下再純粹不過的愛意。然後他再度送上了另一個吻，後穴因為快感而不受控制地收縮著，雙腿夾得更緊。

忒修斯第二次的射精來得不比里卡多慢，高潮後青年仍把自己埋在對方體內，一下一下地抱著人往裡面頂。

若要問他為什麼這麼幹，不如去問海浪為何總要追上沙灘，不過是因為聽見他喊他，讀懂他無聲的唇，感覺到 he 全身上下、包含從毛細孔裡透出來的愛。年輕嚮導將這一切融進心坎兒裡，他只是用行動來對大叔的愛進行回應，並不斷不斷地傾訴。

我也愛你。

稍後他將短暫地緩下，忒修斯會暫時離開他的身體，接著又貼在一塊兒。這晚他們還會再用各種各樣的姿勢交合，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互訴愛意，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們有彼此，而且相互珍惜，這就夠了。